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五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孫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
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魯政多疵安在其
爲賢哉

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

杜注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南有少梁城北徵古鄧國今陝西澄城縣西南有古城

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報復不已且結楚以爲援致晉人力疲於西楚人逞志於南庸蕭陳鄭圍滅相繼中國之屈於楚秦爲之也故伐晉不稱人第舉號以黜之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喬似喬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

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

在僖二十八年

王使適至遂止

之使爲商公

商杜注楚邑上雒商縣今屬陝西商州

泚漢泚江將入郢

泚順流
泚逆流

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

子西倉卒見王而懼以辭謝王

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

陳楚

名司寇
爲司敗

王使爲工尹

掌百工之官

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

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仲歸子家不書非卿

宜申謀弑穆王而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何哉曰穆

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

民者也

歷時總書不雨言雨不雨皆漫不繫於公心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杜注地名闕

左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僖十年狄滅溫蘇子

奔衛今復見者蓋王復之

蘇子來盟王使之也頃王新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魯辱也故諱而書及及者我所欲也其不書公爲公諱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與王臣要盟臣子之義安在哉故諱之

冬狄侵宋

狄歷侵諸國猶未及宋至是見侵蓋乘宋亂且料晉之不能救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羊作屈厥貉杜注地名闕當在今河南項城縣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

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于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

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

宋華御事曰

華御事華元之父

楚

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

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杜注宗大藪也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孟田獵陳

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

馬期思杜注弋陽期思縣在今河南固始縣西北復

遂期思公名子朱無畏皆楚大夫將獵張兩甄故

置左司馬二人分于左

右以右司馬一人居中命夙駕載燧宗公違命無畏

扶其僕以狗燧取火者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

子舟無畏字

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

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強禦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大雅詭

隨心不正者罔無極中也

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為宣十四

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次者欲進而不前之意楚將伐宋而不果故書次

以著其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遂也楚子侵
伐書爵其勢益張而諸侯畏之也蔡侯首附楚故
序於楚下以示譏書爵者斥言以罪其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麋公羊作圉
楚始書君將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

防渚
杜注

麋地今湖
廣房縣

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錫穴杜注麋地今
湖廣鄖陽府治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蓋見宋陳鄭以大國公侯而
受役於楚司馬故恥於失列而去之也以傳考之

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而不聞與楚成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者也春秋不書麋子之逃而獨書楚子伐麋聖人之情見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公羊穀梁無仲字筐作匡承筐杜注宋地在陳

留襄邑縣今河南睢州西有故城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左傳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

惠伯即彭生

謀諸侯之

從于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是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大夫專會以謀

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故謹而志之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曹文公即位
在九年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伯即位來朝常事爾然不先
如京師故書之以見失尊王之義也曹本服宋自

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遂不與諸侯之事蓋晉
方惡曹宗遂挾爲私屬也至是晉政中衰曹文公
嗣立遂自附於魯而後此復列於諸侯之會盟

公子遂如宗

左傳襄仲聘于宗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

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前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宗

魯聘宗者八蓋始於此是時頃王立已三年且使蘇子來盟公既不朝又不遣聘而亟修禮於宗其悖甚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杜注魯地

左傳鄭瞞侵齊

鄭瞞狄國名漆姓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

遂伐我公卜使

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

終甥駟乘

侯叔夏繇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駟乘四人共車

冬十月甲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僑如鄭瞞之君蓋長三丈

富父終甥搃其

喉以戈殺之

搃猶衝也

埋其首于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

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

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初宗

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在春秋前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

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

于長丘

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彫班穀甥牛父皆宗大夫長丘杜注宗地在今河南封邱縣東

獲長狄緣斯

緣斯僑如之先

皇父之二子死焉宗公于是以

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彫班獨受賞

門關門

征稅也

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

公之二年

魯桓十六年也

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

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

榮如焚如之弟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

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于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周首杜注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

亭在今山東

東阿縣東北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瞞由

是遂亡

長狄之種絕

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

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

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一敵

人而言敗以狄長大非一人所能敵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然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

之也如約日其地何大之也如據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

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列國

佚更也宕擾也

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

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

然則何爲不

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劓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

也

既射其目又斷其首是重劓非古道故諱之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今得臣

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始有懼心其勢少戢不言

帥師將尊師少也不曰戰者內勝之辭也不言獲長狄僞如賤之也

附錄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

左傳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邑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傳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于外邑故 大子以夫

鍾與郕邾來奔郕邾杜注郕邑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

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

其竊邑之罪所以深責魯也

公羊傳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義見

僖二十年部
子來朝傳

諸侯失地皆名其不名者非其自取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今又來奔蓋爲齊所偪耳春秋不名恕之也

杞伯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

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來歸未笄而卒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 書叔姬言非

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 其日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其一傳

曰許嫁以卒之也

別據一說以叔姬時已許嫁故書其卒

男子二十而

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

嫁

禮女子許嫁而卒即爲長殤有服引此以明許嫁而卒之意

叔姬曰子蓋時君之女以別於先君之女也女子

適人必係國叔姬字未嫁也

夏楚人圍巢

巢杜注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即其處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成嘉若敖曾孫子孔

羣舒叛

楚

羣舒杜注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廬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按今江南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

地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書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王道不行小國困於疆暴不得保其社稷書圍巢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曹杞滕相繼來朝以魯爲秉禮之國也文公乃不思述職有闕而越再朝之期覲禮不修不亦悖乎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作遂

左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玉圭璋也

禮聘義云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今聘禮方行而辭玉不與秦之伐晉也

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

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

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節信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是也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

秦楚吳越之國

此

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

變奈何唯諛諛善諛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

之

諛諛淺薄之貌諛猶撰也易怠輕慢也

唯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

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秦將爲河曲之戰故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之是

相與以利也歸祿稱人此稱君大夫蓋漸進之術

不氏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也遣聘者康公也而
傳以爲賢繆公朱子謂公羊穀梁未見國史觀此
類可知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

山西蒲州東南隅有故城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

年在七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杜注羈馬

晉邑在今山西蒲州南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代先

克卻缺將上軍

代箕鄭父

臾駢佐之

代林父

欒盾將下軍

欒枝

子代先蔑胥甲佐之

胥臣子

范無恤御戎

代步

以從秦師

于河曲與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晉士會七年奔秦

若何而戰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趙有側室曰穿

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

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

不在軍事

未嘗涉知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肆暫往而速退也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

上軍不動

趙穿獨追之秦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
軍速退故不及

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

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時穿爲散卿如前卻

缺之未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從綏

不及是古名退軍爲綏秦晉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
兵未及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也史駢曰使者

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薄諸河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

謀泄故不行
為宣元年放

胥甲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 傳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

以水地者以水之曲折為地名意謂水曲
甚多疑不足以定地之名如戰泓不言曲 河曲疏矣

河千里而一曲也 千里而始一曲則為河曲有
幾故水亦可以定地之名也

穀梁 傳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 亟數也戰必
有曲直以一

人主之二國戰鬥數曲直
不可得詳故畧不言及

凡戰皆以主及客秦為令狐之役積忿不已又為

是戰曲在秦故不云晉及不書敗績交綏而退無勝負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後同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今

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按此爲東鄆成四年城鄆爲西鄆乃在東平州

左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稱帥師言有難也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邑而介於魯城非其所
有慮莒必爭於是乎以兵往諸魯邑也而近於鄆

故並以師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附錄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詹嘉

左傳 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杜注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地理通釋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二州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以前年士會爲秦畫計故

夏六卿相

見于諸浮

諸浮杜注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

以爲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

有狐偃之舊勲

卻成子曰

賈季亂且罪大

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

不犯

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

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

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

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

躡士會足欲使

行秦伯師于河西

將取魏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

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

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

夫策馬槌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

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

劉累之裔別族復累之姓

邾子蘧蔭卒穀梁作蘧蔭

左邾文公卜遷于繹繹杜注邾邑在今山東鄒縣東南史曰利于民

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
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以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
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卒徙之
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公羊作世

左傳 春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

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周公何以稱大廟

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成王始授其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

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也

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向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

魯祭周公用白牲

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

與文武同也

魯公用騂糝

騂糝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

羣

公不毛

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魯祭周公用爲盛

盛染盛也在器

曰周公盛

盛者謂新穀滿其器

魯公燾

燾者冒也下故而上冒以新也

羣公廩

廩謂全用故穀上少有新穀相連而已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修也

傳

穀梁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

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

君親割

割牲

夫人親春

春染盛

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

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

魯以周公爲始祖祀於大廟伯禽爲昭之第一室

親盡當毀魯人以其始封不祧其主以爲世室文

公怠慢廟久不葺當恒暘之時而屋自壞不恭甚

矣更造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公羊無公字沓杜注地闕

狄侵衛

晉不能霸以啓戎心故狄因衛侯之出乘閒侵之
書之以病晉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還上公羊穀梁無公字棐公
羊作斐杜注鄭地即棐林今

河南新鄭縣東
林鄉城是也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

尋八年衛
雍之盟

衛侯會公于沓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衛鄭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棊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

夫公子歸生也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喻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患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

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之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小

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

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答拜雅取其豈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

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黨所也所猶時

齊人語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諸侯將朝于天子豫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三國皆無貶辭者蓋衛鄭不忘晉霸而介魯以求通春秋善其棄異即同故詳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錄左傳

十四年春頃王崩

子匡王立

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

敬也

欲使怠慢者戒

是歲頃王崩公既盟晉還又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臨不賻不奔故書至以著之王崩不書未赴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乘公如

晉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魯復報之
邾子卒未一年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皆罪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于國商人桓公子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

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附錄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新城杜注宋地梁國穀熟縣西在今河南商邱縣西南

左傳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從楚者陳鄭宗

謀邾謀

納捷蕃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同盟于新城諸侯既散復合同外楚也時楚勢益

彊諸侯畏懼欲依晉以自固載書要言與齊桓盟

幽事雖異而所以爲同一也趙盾主盟不以先諸

侯君臣之分也

附錄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

元商人兄齊惠公也

左傳

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蓄憾

不爲君則恨多

將免我乎爾爲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

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案是時此星在角

由杓入斗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東故三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

公羊傳

孛者何彗星也

狀如簞簞者掃故置新之象

其言入于北斗

何北斗有中

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中者魁中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孛之爲言猶第也

第星亂臣之類

其曰入北斗

北斗貴星人君

象

斗有環域也

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見斗有

規郭入其魁中也有星者不當有而有北斗天之

三辰綱紀星也孛得入之其變大矣宋先代之後

齊晉天子方伯乃中國之紀綱而三君皆遠道失

德故當其應天之示人切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公羊作接菑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八百乘六萬人

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

糶且定公

宣子曰辭順而弗

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

蓄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蓄晉

出也纘且齊出也子以其指

指手

則接蓄也四纘且

也六

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喻皆庶子也

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

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纘且也長

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惟

當以年長立之

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

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

此晉

卻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

轂五百乘繇地千里

長轂兵車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繇猶彌漫

過宗

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

魯遠也

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

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纍且齊出也纍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書弗克納言聞過而改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愈

乎遂過也書人者本未得其主名也觀三傳所傳各異可徵舊史失其名而非孔子用此爲褒貶矣

附錄左傳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

王匡王叛不與

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

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

穆王子也

子孔潘崇將襲羣

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即羣舒

二子作亂城

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鬪克及公子燮

廬杜

注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初鬪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夫叔麋其佐鬪克子儀也

有穀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

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穆伯

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不使與聽政事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

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

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

請以卿禮葬

弗許

穀梁傳

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

卒也其地于外也

大夫奔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故書之卒在常所則不地書卒于齊見死非其地且爲齊人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

傳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夫已氏猶言某甲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

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無道故成舍之君弑以賤商人之所爲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

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不

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曰何也

未成爲君也

舍未踰年成之爲君者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惡若
立未踰年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得以肆
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書晉奚齊亦未踰年
以本不正故不書弑商人稱公子見天屬之親而
爲寇讎甚之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

蕭宋附庸初仕蕭還升爲卿

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汙君之祿

辟禍
速也

公羊
傳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
傳

其曰子哀失之也

失其氏族
不知何人

公羊曰無聞穀梁曰失之謂不書其氏族耳左氏

曰貴之則以爲稱字不知古有以子名者陳子亢

介子推是也不書氏族與宋蕩山同乃赴告之辭

略耳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單伯如齊唁子叔姬也吳氏澄謂子叔姬爲文公女歸齊而舍遇弑姬無所從魯故遣單伯往請商人惡魯與舍爲昏因單伯來誣以罪而并子叔姬執之兩書齊人執者明單伯子叔姬之不相及別而言之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案左氏謂子叔姬妃齊昭公考齊昭立在文公前七年則叔姬不得爲文公女而春秋以子稱其說不可通矣單伯見莊

元年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稱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左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昭姬子叔姬曰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

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

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

而執者以已執也已者已大夫自大夫之罪執之單伯之罪何道

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

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

然則

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

然

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

穀

梁

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

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君夫人

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故書曰齊人所以窮

亂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文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

齊請

商人弑逆執君夫人及魯使魯不能以義討而反

因晉以求齊行父使晉不知請討晉爲盟主亦不

能討皆罪也直書行父如晉貶自見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

傳曰卿行旅從華孫能率其屬以敬事自重故貴而不名然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

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于宋殤公

耦華督曾孫督弑殤公在桓二年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

亞旅上大夫

魯人以爲敏

穀梁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書司馬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世執兵柄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之類不書名意在因族以見義不繫於名也不言使自請之華耦蓋與穆襄之族黨公子鮑豫結諸侯疑子哀在魯或閒其好故因是來盟其專行無君與屈完高子之來盟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以事實具見於前後也屈完來盟而楚帖高子來盟而魯定華孫來盟而昭公弑其

迹固較然異矣

夏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五年傳爲齊侯伐曹張本

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私相朝也曹伯十一年來朝越四年又朝過於事天子之禮尤失其正春秋書之以示貶亦以起齊人伐曹之文爲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悅人以召禍者戒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曰魯爾親

也飾棺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

之卞人以告

卞人卞邑大夫

惠叔猶毀以爲請

敖卒至今墓年毀猶未已

哀過喪禮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

故葬視共仲

以罪降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聲已惠叔母怨敖從莒女

故帷襄仲欲勿哭

怨敖取其妻

惠伯曰

卽叔彭生

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

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

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于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

譖之曰乎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

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

人門于句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鄆戾丘杜注魯邑有寇攻門二子

禦之而死盖以明其無殺獻子之心

公羊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傳筍者竹篾一名編輿將送也

大夫卒於外不書喪至此獨書何也教奉命如京師棄命出奔爲禽獸行魯聽其復既復再奔又受其喪見魯之無政刑也不言來歸蓋齊人但致之境上而教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

責羣陰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于諸

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

退自責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

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既已非禮今文公亦

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而不顧義之

可否因陋承訛妄亦甚矣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畏晉故

書曰單伯

至自齊貴之也

單伯執節不
移故貴之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

據昭十四
年意如至

自晉
稱名

天子之命大夫也

大夫恒出不書至惟執則書國體所係也單伯致而不名者命大夫例書字也尊王命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

傳新城之盟

在前

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

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

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

日也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故日以起其暴也

入而言伐又舉日於伐下者見伐之不服然後入也所以兼惡蔡然晉實不能制楚入蔡何為書伐書入以譏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介猶
近也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商人大逆無道諸侯不討反怙逆以伐人故貶而
人之師無名故曰侵魯因齊之暴再往告晉晉實
主盟而縱商人至此罪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數伐魯故

齊人賂

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

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惡受賂不能討齊

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議事故爲惡

與而不書後也

謂後期也

是盟爲齊亂也魯以備齊故不會非一役再有事

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見晉不足以主盟而諸侯無

統紀也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晉侯受賂而在

會諸侯俯首以聽晉命其罪惟均故同畧而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以單伯爲王使故叔姬之歸曰王故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于子

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父爲子隱人情之至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

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

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此商人爲之稱

齊人者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深責之也按二傳於叔姬皆云父母之于子則其爲文公女也益信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入其

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

詩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

無禮弗能在矣

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公羊傳郭者何恢郭也

恢大也郭城外大郭

入郭書乎曰不書

不

言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

動我懼我也

動我者何內

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因侵我遂入曹故詳其事若云齊不去而伐曹幾入我郭矣可

也懼

扈之會晉取齊賂而還商人自此知諸國之無能
 為益肆其暴以魯如晉謀已而曹修禮於魯故一
 歲再侵魯以及曹書遂著其暴也入其郛者甚之
 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

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謂齊侯不肯盟

穀梁傳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行父出會

失辭爲齊侯所拒不盟由齊故得內辭

文公怠於國政不能憤發自彊討齊之亂反使商人得以彊大威我命使執辱邊鄙被兵此有志者困心衡慮時而公方且宴安於國使其臣降志求盟復爲商人所侮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弗者遷詞若曰我本欲盟而齊不及我盟以深愧之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傳公羊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

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
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

視朔公不臣也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上書夏五月下書四不視朔追言之也前此未有
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而特書者見

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此時本以疾詐齊自是遂
因循廢之有不視朔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重
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

正本作菑丘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穀梁復行父之盟也
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修之

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從齊固貪利而魯

之畏齊抑何甚也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齊曲而魯直彼以力我以義何懼於齊而以賄成哉明年齊侯復有西鄙之伐則知要盟不足恃而魯之爲計亦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

八月辛未聲姜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

公羊傳 泉臺者何郎臺也莊公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爲謂之泉

臺未成爲郎臺

未成但以地名之

既成爲泉臺

既成更以所置名之毀

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

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

以文

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

夫人居之而薨但當勿處

泉臺之築固爲非禮然先君所舉其存與毀亦非

治亂安危之所繫則勿居可也而勞民毀之以暴其失有蔑視先祖之心故謹而志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阜山在今湖廣房縣南大林陽丘訾枝杜

注皆楚邑大林在今湖廣荆門州西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杜注上庸縣屬楚

之小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百濮夷也選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

枝江縣南境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于阪

高

阪高杜注楚險地當在今湖廣襄陽府西境

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廩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

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

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次于句澁

句澁杜注楚西界地當在

今湖廣均州西

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

方城杜注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

在今湖廣竹山縣東

庸人逐之囚于揚窻

窻戢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

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還復句澁師

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

師叔楚大夫潘廙也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

蚡冒楚武

王父陞隰杜注地名在今湖廣荊州府東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偽走也

唯裨

儵魚人實逐之

裨儵魚杜注庸之三邑魚古魚復縣即今四川奉節縣

庸人曰

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臨品

杜注地名當在今湖廣均州界

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

伐庸

子越鬪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仞杜注入庸道俱當在今湖廣均州界

秦人巴人

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庸乘楚饑帥羣蠻以叛楚楚伐之取成可已而夷其宗社罪莫大焉秦與滅庸則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實助晉至是晉反棄以資楚楚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而同力以敵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此楚所以益疆而晉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羊作處曰

左傳宋公子鮑禮于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無

日不數于六卿之門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

桓鮑之曾祖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

通之

鮑嫡祖母

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

華元督曾孫代公子成

公孫友

爲左師華耦爲司馬

代公孫友

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

城公子朝爲司寇

代華御事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壽蕩之子

請使意諸爲之

意諸壽之子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

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故也

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

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

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

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

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

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稱國人弑以見

其君有罪代意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諸華耦卒而使

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公羊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言非大夫則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

窮諸盜言非大夫則稱盜謂其詞已窮無他可稱也

宋昭公之弑由襄夫人而書宋人者以昭公無道
國人皆有欲弑之心故以衆言之既著昭公自取
之實又正宋人以大惡之名而主者之罪自在其

中矣不書葬賊不討也蕩意諸之死不書以其知國人之謀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危而不能救坐待其及故不得與死於其職者同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失其所討之罪

程子謂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四國之卿

貶而稱人義本左氏先儒皆宗之獨啖氏助以爲
不命之卿例稱人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
林父僅佐中軍衛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達未嘗執
政陳公孫寧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鄭石楚亦無
聞於時則啖說未失也不然襄二十五年齊崔杼
弑其君諸侯會于夷儀謀伐齊而沮於賂猶是役
也而列序十二國之君其義不可通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
作聖

左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諡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西當作北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鄆丘盟矣齊猶以公不親徃復肆侵伐脅公出盟而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汲汲請盟乞免於伐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諸侯會于扈

左傳

晉侯蒐于黃父

黃父杜注一名黑壤晉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

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刺欲平宋而復

不能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

執訊通訊問之官

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

年

魯文二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

行

行朝晉也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

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

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

之嫡夷

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靈公也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陳事

葢勅也勅成前好

十五年五

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

也

將夷往朝于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

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襄公

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

臣相及于絳

絳晉國都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

首畏尾身其餘幾

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

又曰鹿死不擇音

音苾蔭之處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

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鋌疾走貌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

悉敝賦以待于儵

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

唯執事命之文公

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鄭文二年魯莊之二十三年

四年二月壬

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

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諸侯不序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昭公
雖無道非宋人所得而弑晉不能討又安定之是
廢君臣之義滅天理矣然則何以不書成宋亂如
稷之會乎華督之弑霸事未興故書以責在會之
諸侯今晉主夏盟而率諸侯以獎亂罪浮會稷故
削晉稱諸侯事同辭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商人不可與盟書至危之且見不與扈之會以著

公尖所從也

附錄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

歆周大夫邠垂杜注

左傳周地河南新鄭縣北有垂亭今爲河南洛陽縣地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傳

冬十月鄭

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石楚鄭大夫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言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戒師將以伐魯

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

欲令先師期死

惠伯令龜

以

龜事告

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言君先齊侯終

令龜有咎

言令龜者亦有凶兆爲惠伯死張本

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

臺下非正也

秦伯瑩卒

秦自九年歸襚始與魯通好至是書卒蓋來赴而

往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

斷其尸足

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在今山東

臨淄縣西

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

扑箠也扶擊也欲以相感激

職怒

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剛其

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

而行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

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惠公

歆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畧不畏忌

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故以弑君繫之然

商人前書弑舍今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

者蓋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又殺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左傳六月葬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惠公立莊叔

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

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

仲見于諸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傳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

而數之也

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

降

使舉上客常也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之弑經以卒書其實尚隱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

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

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

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

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

稱子卒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稱子繼世
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不書弒不忍
斥言卒而不日則不以正終明矣何以知其賊乎
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叔仲彭生死之不書者蓋史官畏遂不敢書夫子
作春秋當哀公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故仍舊史
爲國諱惡不敢增也或謂死非君命不得以死節
書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必待命而往亦已晚

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視之母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

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哀姜終出姜不允于魯傳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

而惡從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姪娣者不孤子之

意也言其中一人有子則當共養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緩帶優游之稱一

曰就賢也

若並有子則就其賢宣公以庶篡立非賢之謂故惡之

文公葬子卒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歿於弑而不
容於魯也齊人弑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弑赤而
歸出姜於齊人紀絕矣內夫人以罪出曰孫無罪
而出曰歸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與謀弑赤故出姜方歸行父亟往盖赤實齊
甥恐夫人訴而齊來討於是議納賂請盟之事行

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之臣子皆不可勝誅矣

莒弒其君庶其

左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

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號

愛季

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

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違法則爲凶德處制也度量也食養也

作誓命曰毀則爲賊

誓命要信之辭毀則壞法也

掩賊爲藏

掩匿也

竊賄爲盜盜器爲姦

器國用也

主藏之名

以掩賊爲名

賴姦之

用

用姦器也

爲大凶德有常無赦

刑有常

在九刑不忘

誓命以下

皆九刑之書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

還猶周旋

孝敬忠信爲

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兆也

兆域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隕鼓禱戲大臨尢降庭

堅仲容叔達

此即垂益高阜陶之倫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

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

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

肅敬也懿美也
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

禹作司空即
主地之官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揆度

也成亦
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敷五教
故知契在八元之

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內中夏
外遠國

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
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醜亦惡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
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比近

也周
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渾敦不開通
之貌謂驩兜

少皞氏有不

才子

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

讒蒐慝以誣盛德

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

天下

之民謂之窮竒

其行窮其好竒謂共工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

話善也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禱杌

禱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

此三

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

氏有不才子

緡雲黃帝氏官名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冒亦貪也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謂之饗

饗

貪財爲饗
貪食爲饗

舜臣堯

爲堯臣

賓于四門

闢四門以賓禮衆賢

流四

凶族渾敦窮奇檇矧饗饗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投棄也裔

遠也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

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

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也此八元之功

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

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無凶人也

去四凶之功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

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紀公多行無禮稱國以弑衆所欲弑也左氏言大子僕因國人以弑是以子弑父春秋何爲沒而不書且僕既以衆弑則宜自立矣又何以來奔故吳氏澄謂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當作之卓氏爾康又謂以已二字古人通用蓋紀公已見弑故僕懼

禍及而來奔也若據傳則經不書僕弑義無所處

故並錄焉

附錄左傳

宋武氏之族

宋武公之子孫

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

作亂

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導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

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

之館

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穆之

族

以穆族黨于武氏故

使公孫師爲司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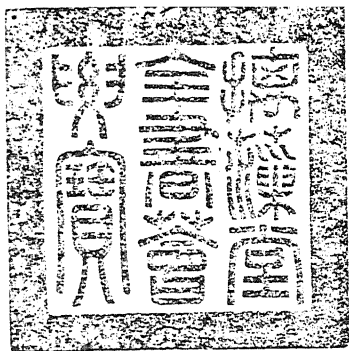
公孫師莊公之孫代母弟須

公子

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李華文